四庫全書

史部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下卷十五　宋杜大珪編

唐參政介傳　實録

熈寧二年四月丁未參知政事唐介卒其弟𡋯之介字子方荆南人舉進士為鼎州武陵尉岳州沅江令祕書省著作佐郎知莫州任丘縣契丹使往來多誅索民甚苦之介坐驛門上敕供饋如式妄求取一不與輙壞什器者以法論自是無敢有所擾通判德州為監察御史

裏行遷殿中侍御史裏行内侍盧昭序造龍鳳車於啓聖院内出珠玉為嚴飾之介言太宗神御所在不可慢况為後宫奇美之器哉仁宗即令徙出祀明堂赦欲大進中外羣臣介言不可三司使張堯佐一日除宣徽節度景靈羣牧四使介與諫官包拯等七人力争又請御史中丞王舉正留百官班卒奪堯佐宣徽景靈二使頃之復除宣徽使介獨争之不可得求全臺上殿不許自請貶亦不報於是劾奏宰相文彦博專權任私挾邪為

黨知益州日作間金奇錦因中人入獻宫掖縁此擢為
執政及貝州賊平乃明鎬之功彦博幸會遂叨相任昨
張堯佐宣徽節度使臣累論奏面奉德音謂是中書進
擬以此知非陛下本意蓋彦博姦謀迎合顯用堯佐結
貴妃外陷陛下有私於後宫之名内實自為謀身之計
又言諫官吳奎與彦博為表裏自彦博獨專宰政凡有
除授多非公議恩賞之出皆有夤縁自三司開封諫官
法寺兩制三館諸司要職皆出其門更相援引借助聲

勢欲威福一出於已使人不敢議其過惡乞罷斥彥博以富弼代之仁宗甚怒却其奏不視且言將貶竄介徐讀畢曰臣忠義憤激雖鼎鑊不避敢辭貶竄仁宗急召二府以奏示之曰介言他事乃可至謂彥博因貴妃得執政如何言也介面質彥博曰彥博自省有之不可隱於上前彥博拜謝不已樞密副使梁適叱介下殿貶春州別駕中丞王舉正修起居注蔡襄皆言貶太重仁宗亦已悔恐中外驚疑朝堂告諭百官明日改英州別駕

復取其奏以入又明日罷彦博相黜吴奎仁宗恐介死於路有殺直臣名遣中使送至貶所介自是以直聞天下數日徙監郴州税通判潭州復召為殿中侍御史遣内侍賜以告敕介至無一言及還謫仁宗曰卿被責以来未嘗以私書至京師可謂不易所守矣介頓首謝後數論得失因言於上曰臣繼今言不行必將固争争之急或更坐黜是臣重累陛下願聽解言職許之乃除直集賢院權開封府推官出知揚州歴江東轉運使江淮發

運使三司度支副使除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御史中丞韓絳劾奏宰相富弼且言張茂實人以為先帝子而弼引用管軍事密難測弼家居求罷絳亦待罪仍牒閤門更不稱中丞及不朝叅介奏茂實頃為狂卒誣詆已經朝叅今復用管軍乃中書樞密院同議人亦無言者今絳茍欲以危法中傷大臣而不知主無根之言揺動衆聽黜為朝廷不便兼絳舉措顛倒不足以表率百司絳坐削職知蔡州介亦自請補外差知京南軟過門下知

封駮事何郯封還之乃復留介陳升之除樞密副使介與趙抃王陶等論升之姦邪交結中人閻士良等又與御藥王世寧連姻不可大用凡九奏卒罷升之介亦出知洪州明年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徙知瀛州英宗名為御史中丞面諭曰卿在先朝有直聲今出自朕選非由左右言也居數月又以為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上即位遷給事中權三司使遂參知政事執政坐待漏舍故事唯宰相省閲所進文書同列有未嘗豫

聞者介謂曾公亮曰介備位政府而文書皆不知上若顧問何辭而對公亮乃與介同閱視後以為常上欲以王安石為參知政事以問執政曾公亮因薦之介曰安石恐難大任上曰卿謂文學不可任邪經術吏事不可任邪介曰非謂此也安石博學而泥古故議論迂濶若使為政恐多所變更必擾天下退至中書謂公亮等曰異日安石之言果用天下困擾諸公當自知之耳時執政進除目上久之不決既數日乃曰朕問王安石以為

然可即施行介曰陛下比擇大臣付以天下之事此中書小小遷除陛下尚未以為信雖欲廣詢博訪亦宜慎密今明白如此使大臣何以自安且陛下以安石為可大用耶試用之豈可使中書政事決可否于翰林學士臣近每聞陛下宣諭某事問安石以為可宜即施行某事問安石以為不可未得施行如是則執政何所用必以臣為不才當先罷免此語傳之天下恐非信任之體也安石既執政奏言中書處分事用劄子皆言奉聖旨

不中理者十常八九不若止令中書自出牒不必稱聖旨上愕然介曰太宗時寇準用劄子遷馮拯等官不當拯訴之太宗曰前代中書有堂牒指揮事乃權臣假此以威福天下太祖朝趙普為相堂帖重敕命尋令削去令復置劄子何異堂帖張洎因言劄子乃中書行遣小事若廢之則別無公式太宗曰大事則降敕其不當用劄子亦須奏裁此所以稱聖旨也今安石不欲稱聖旨則是政不自天子出也使執政皆忠賢猶為人臣擅命義

亦難安或非其人豈不害國上曰太宗制置此事極當先是安石議謀殺人傷者許首服以律案問欲舉法坐之得免死介數與安石爭論於上前介曰此法天下皆以為不可首獨曾公亮王安石以為可首安石曰以為不可首者皆朋黨也安石強辯上主其語介不勝憤悶疽發背而卒介為人簡伉以敢言見憚每言職缺衆皆望介處之覲其風采上以其先朝遺直故大用之疾亟臨問為之出涕及臨奠哭之見畫象不類命取禁中舊

藏本賜其家贈禮部尚書初遇杲診介脉以為有伏熱在臓明年夏當發疽預服藥導其熱可免因疏其方介視方有硫黄不之信至是果如杲言子淑問義問嘉問之問

鄭翰林獬傳　　實録

熈寧五年八月楚州言翰林侍讀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宫鄭獬卒獬字義夫安州安陸人少奇俊能為詩賦遊太學應進士有時名廷試第一授將作監丞通判陳州

名試學士院遷祕書省著作郎直集賢院判登聞鼓院
為三司度支判官修起居注同判太常寺以右司諫試
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上疏曰仁宗大行皇帝永昭陵
依乾興制度雖未為過侈以今較昔蓋有不同乾興帑
庫充積財力有餘故可以濫祖宗之舊制今國用空闕
財賦不支近以賞軍已見横斂富室嗟怨流聞京師雖
三路州郡頗能支梧此蓋將累歲邊備一日費之不知
何年復能充補萬一歲凶民飢少有風塵之警則將何

策以禦豈可以乾興為法也夫儉葬之制周公非不忠
曾子非不孝以為褒君愛父不在于聚財此前世之極
論臣不復言竊唯大行皇帝節儉愛民出於天性無珠
玉竒異之好無犬馬遊觀之樂服御至於澣濯器玩極
於樸陋此天下之所共知也今山陵制度乃取乾興最
盛之時為凖獨不傷先帝平日節儉之德乎臣以為宜
飭有司條其名數再議減節臣又以國家故事嗣皇踐
祚四方郡國馳表稱賀例得官其子弟此必出於五代

諸侯强悍之時務欲結以恩意故皆延賞以及之習熟不改以至本朝今天下弭伏庶官猥多充滿銓選不宜復有增補前日既用龍飛詔書羣臣類進一官亦足以推主上惟新之澤固不須更官其子弟以開僥倖治平二年秋京師大雨水詔求直言獬復上疏曰臣伏見詔書以京師大雨為沴壓溺者衆許中外臣僚極言得失兹實陛下側身求過思有以消復之天衷懇懇至於魚蟲草木莫不感動况於能言者哉臣竊伏思陛下發詔

以求忠言將欲用之耶將欲因災異舉故事而藻飾之
耶苟欲藻飾之則固無可議者必欲用之則臣願陳其
方臣觀前世之君因怪變而求諫者甚衆書之史册以
為美事及攷其實則能用其言而載於行事者葢以鮮
矣徒使後世襲蹈以為帝王之值災異者於此空言而足
矣曷足謂之罪已修德者耶令詔音一發天下忠義之
士必有極其所緼以薦諸朝者此當有益於治道不為
妄作然而疊章累疏繁委而並集則陛下果能環復而

究覽之耶計陛下一日萬幾必未能然爾而將如平時章疏事關深密者則留中不出事繫政體者則下中書事屬兵要者則下樞密院兩府覆奏又下羣有司及郡邑至于無所行而後止如是則有求諫之名而無求諫之實與前世之為空言者等耳臣竊謂陛下萬幾之繁既未能徧覽則宜選官置屬令專掌今之羣臣所上章疏日許兩府及近臣番休更直內殿賜坐與之從容條陳講貫其可者則熟究而行之不可則罷之有疑焉則

廣詢而後決之羣言得而衆事舉此應天之實也祖宗時言事者多被甄賞自近年以来兹事寖閟仁宗寛仁最能容直言而亦不能甄賞也願陛下采羣臣之章疏知其宏謀偉論可施於當世者則名見之與之共議不唯質其言且以觀其材大者擢之以職位次者賜金帛無取焉報罷之如此則且使史册書之以為某年大水詔求直言用某人言行某事以黜夫前世之為空言者則無令陛下詔書藏于有司徒為數幅空紙而已又疏

曰臣伏見日者嘗詔諸郡敦遣遺逸之士致之闕下者凡二十餘人覆試祕閣皆命以官於時猥有謬舉者士論譁沸於是不復再舉令間年取進士擢第者二百人其所失者為不少矣而士大夫不以為怪一為敦遣而疵謗百出蓋進士習熟之久而敦遣起于一日此論者未足以為輕重而亦有娼疾者間之也臣欲乞復置此科而稍為增損蓋孔子為政必先正名漢之聘士不應名者則令敦遣就道豈有朝入科場暮為敦遣者哉宜

正其名謂之舉遺逸間歲隨科場發解後有不豫薦者
開封國學及諸路各舉一人又至禮部奏名後有不豫
薦者許主文共舉五人並至御試時試策三兩道中第
者差多即却乞於進士數内減不合格者二十人以均
之庶幾郡縣豪俊不至遺棄草萊矣出知京南名還幹
當三班院上即位入翰林為學士修玉牒權發遣開封
府王安石知政事不悦獬秉宰相在告除獬翰林侍讀
學士知杭州徙青州至蕪得疾乞提舉南京鴻慶宫卒

年五十一獮為文有豪氣峭整無長語其流輩皆不及也與滕甫相善並嗜酒落魄無檢操人目之曰滕屠鄭沽子語許譙

吴給事中復傳　實録

元豐元年十二月丙午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吴中復卒中復字仲庶興國軍人舉進士為泗州昭信尉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知嘉州犍為縣峩眉人憑灌口神以訛言起祠廟夜聚千餘人中復白鈐轄司配首惡而毁其

廟通判潭州孫抃素不識中復舉為監察御史裏行張唐英與抃鄉里問其故抃曰昔人恥為呈身御史今豈薦識面臺官遷殿中侍御史裏行與呂景初馬遵彈梁適不法罷中復亦出通判虔州未至知池州復還臺職李仲昌塞河復決内臣劉恢密告仲昌開六塔所斷岡與國姓御名同賈昌朝陰附之欲以摇動大臣中復與内侍即澶州制鞫較景德版籍乃趙征六塔河灘無岡勢劉沆逐范師道趙抃中復論沆典謳成喪天下謂之劉

孿俗謂鬻棺者為孿又罷沆授殿中侍御史改右司諫兼主管國子監及論賈昌朝罷樞密使同知諫院為侍御史知雜事兼都水監歲取防河竹索櫓東南二十餘萬中復命以葦代之減十餘萬及道里費除三司戶部副使以天章閣待制知潭州徙瀛州坐擅易將官改河東都轉運使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江寧府屬郡郵兵苦巡轄之苛共執縛鞭之法不應死中復戮其首餘黨悉配之奏著於令移成德軍青苗法初行使者至將徧

行諸邑中復謂斂散固自有期移牒止之且闗河北安撫司韓琦適論青苗非是録其語以聞移成都府時議以永康軍為復縣中復以為永康控制威茂州軍不可廢數年夷人寇茂州乃復永康軍又言蜀逆亂之萌多縁戍兵請減戍卒益土兵遷給事中知永興軍軍人立生祠闗右大旱人多流亡中復與監司奏請賑恤而執政遣使按驗誣以不實奪一官尋復之請提舉玉隆觀起知荆南坐用公使庫酒違法被劾罷府事卒年六十

八諡減遺表恩一人仍降等中復為人樂易簡約好周

人之急子立禮秉禮

陳成肅公升之傳　實録

元豐二年四月戊午鎮江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致仕陳升之薨升之字暘叔建陽人景祐初舉進士

授守祕書省校書郎知南安軍南康縣徙知封州通判

宿州知漢陽軍為監察御史除言事御史張堯佐以後

宮親為三司使升之言制國用不宜猥用非才以害天

下事詔改堯佐為宣徽使景靈宫使升之復深言其不可且曰已成之命雖不可以臣故追奪自今願鑒天寶之事思已然之失毋使階縁恩私寖饕名器庶幾防杜間隙升之為臺諫前後所言數十百事然持論不堅朝廷亦罕從也二浙大水民飢升之為淮浙體量安撫使還除直史館未至改户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糾察在京刑獄拜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言者劾升之圖進非次升之亦懇辭改禮部郎中集賢殿修撰河

北轉運使歲餘復以為待制都轉運使改吏部郎中知瀛州龍圖閣直學士知真定府名知諫院升之言生民休戚係郡縣政之得失今天下州三百縣千二百其治否朝廷固不得周知必付之十八路轉運使而與選者自三司副使省府判官提點刑獄或以資叙或以薦引才不才固已混淆一旦付以一道按察之寄雖知其不勝任必重退之是重抑一人希進之心而輕一道生民之命今選用不精又無考課其間非闇滯懦則凌肆刻

薄十常八九所以疾苦愁歎壅於上聞朝廷垂意元元宜自轉運使始故事轉運使給御前印紙歲滿上審官考校之三司亦嘗立考課升黜法後皆不行蓋委計司則先財利而忽民士在審官又因循常務而無課第之實按西漢御史中丞外督部刺史今宜付御史臺考校為三等委中書衆覆其實其上等量所部事之劇易而褒進之中等仍舊秩下等退補以郡風績尤異即擢以不次其職事廢弛不俟歲滿罷之乃命翰林學士承旨

孫抃權御史中丞張昇等同磨勘諸路監司課績升之請禁絶內降恩賞詔有司出中旨並執奏勿下後請謁復行升之數申前請乃下詔凡僥求內降恩賞委二府劾奏正其罪仍榜御史臺閤門李瑋尚兗國公主將出降凡瑋又欲邀求節旄升之援前詔請寘瑋罪瑋坐贖金宦者武繼隆擅役官兵匠治圃舍內侍省吏人闌入罪當死杖而縱之劾奏繼隆追官為單州都監樞密使賈昌朝宰相文彥博為言者所攻求罷去升之恐昌朝

復相乃疏其交通女謁近幸中傷諫臣不附已者謫死
不可處以要權膠固邪黨遂并罰昌朝四年遷樞密直
學士權知開封府明年以足病乞罷改右諫議大夫提
舉在京諸司庫務疾間拜樞密副使臺諫官唐介范師
道呂誨趙抃王陶言升之與宦者史志聰王世寧交結
以圖柄任又為開封嘗賤市富民馬納外弟甄昂於府
舍恣行請託仁宗以其書示升之升之乞辨劾遂家居
求罷仁宗以手詔名出之介等復闔門待罪久之乃兩

罷之以資政殿學士知定州徙太原府治平二年名為
陝西安撫使拜樞密副使神宗即位以母老請便郡為
觀文殿學士尚書左丞知越州逾月徙許州中道徙大
名府過闕留不遣知樞密院與安石同制置三司條例
司熙寧二年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
大學士請免條例司詔從之嘗便殿講修邉事既罷上
賜手詔曰早来衆論紛錯大抵欲因習故常毛舉一二
應責而已又所啓　陳未究經遠之術獨卿籌畫乃為得

之在疾告數賜詔敦諭訪以機事毋喪去位終制拜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樞密使蕭禧來議河東地界理屈卧都亭驛不敢歸升之曰致饔授館有常禮過期曲留宜即裁抑禧慚沮乃行足疾詔免前殿起居郊祀許不預八年拜鎮江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揚州封秀國公累請老詔以舊官職致仕命下而薨年六十九贈太保中書令輟視朝二日成服於苑中謚成肅升之深狡多數善傅會以取富貴王安石用事務變

更舊制患同執政者間不從奏設三司條例司引升之共事凡所欲為條例司直奏行之無復齟齬升之心知其不可而竭力贊助安石德之故升之先安石為相既相即求觧三司條例司又時為小異陽若不與安石皆同者也以此尤疾惡之丹陽居第壯大踰制南方人驚詫以為未識其他豪侈稱是初升之母賓本賤婦人娠至季秋為彌月父儼善推策得九日吉乃祝願以是産男須臾而升之生故初名九傍日字升之上即位乃改

之子閒閟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下卷十五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下卷十六　宋杜大珪編

呂汲公大防傳　實録

紹聖四年四月己亥舒州團練使呂大防卒大防字微仲京兆藍田人皇祐初進士第調同州馮翊簿累遷著作佐郎知永康軍青城縣法當遷請以其官易母封邑英宗即位改祕書丞太常博士未幾除監察御史裏行首言紀綱賞罰之際未厭四方之望者有五進用大臣

而權不歸上大臣疲老而不時許退夷狄驕蹇邊患已萌而不擇將帥不知敵情議論之臣裨益朝廷闕失而大臣沮之疆埸左右之臣有敗事而被賞舉職而獲罪者又論富弼病足請解機政章十餘上至以牛馬自比而不納張昪年幾八十體力已耗哀乞骸骨而不從吳奎有三年之喪名其子而呼之者再遣而名之者又再程戡辭老不堪邊事恐死塞上乞以屍柩還家為請而不許竊以為過矣陛下優待大臣進退以禮亦何必過

為虚飾曲事形迹使四人之誠不得自達耶是歲京師大水大防曰雨水之患至入宫城壊廬舍殺人害物此陰勝陽之沴也即陳八事曰主恩不立臣權太盛邪議干正私恩害公外國連謀盜賊恣行羣情失職刑罰失平會執政建議追崇濮安懿王宜稱考詔集侍從官議之大防曰為人後者為之子既可改子之名則改親之名正合典禮今大臣欲加濮王非正之號以惑天下使陛下顧私恩而違公議非所以結天下之心也出知歙

州休寧縣神宗即位除通判淄州熙寧初移守泗州未幾徙河北轉運副使賜五品服召為直舍人院韓絳宣撫陝西以大防為判官面賜金紫夏人數犯邊大防以謂兵不精將不勇莫若選募兵將盡其智力又兼河東宣撫判官就除知制誥四年除鄜延路經略安撫使兼知延州未赴間大防欲城河外荒堆寨衆謂不可大防留戍兵修堡障有不從者斬以徇而環慶將兵亂絳坐黜大防亦落職知制誥以太常博士知臨江軍數月復

度支員外郎知華州召判流内銓以父老乞終任許之元豐二年召判審刑院改除永興軍路安撫使兼知永興軍轉朝散郎五年遷龍圖閣直學士再任徙知成都府哲宗即位以翰林學士知制誥召之館伴北使北使桀黠語頗及朝廷政事不已大防摘契丹隱密一事詢之曰北朝官嘗試進士聖心獨悟賦題無出處何也北使愕然語塞遷吏部尚書元祐中擢中大夫尚書右丞俄拜中書侍郎三年拜太中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

下侍郎提舉修神宗實録書成遷右正議大夫又提舉
修神宗正史是歲納后充奉迎使遷右光禄大夫上初
行郊禮充大理使京師雪累放朝叅不御前後殿大防
曰舊制放朝叅前殿不坐即御後殿比因泥雪頗闕外
廷朝見之儀乞遇六叅日如不御前殿並依舊制於崇
政或延和殿視朝以見羣臣宣仁聖烈皇后上仙充山
陵使還朝以觀文殿學士左光禄大夫知頴昌府改知
永興紹聖初以言者落職知隨州再貶祕書監分司南

京郢州居住繼坐實録詆誣降授通議大夫又降中大夫守光禄卿分司南京安州居住未幾遂責授舒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未踰嶺卒年七十一子景山勒停紹興元年追復觀文殿大學士右正議大夫贈太師追封宣國公賜謚正愍

馮文簡公京傳　同前

紹聖元年四月壬寅宣徽南院使檢校司空太子少保致仕馮京卒京字當世鄂州江夏人少儁邁不羈皇祐

初舉進士自鄉舉至廷試皆第一以將作監丞通判荆南府名試遷太常丞直集賢院判吏部南曹三司磨勘司同修起居注賢妃張氏薨詔追册為皇后時吳充為禮官以中宫在執不可日暮議未決宰相劉沆廹吏以曹狀報充劾吏付有司治沆怒出充知高郵軍京疏充言是不當遂沆擬京濠州仁宗曰馮京何罪然猶罷修注不半歲復之試知制誥避宰相富弼親易右正言龍圖閣待制守揚州徙江寧府遷翰林侍讀學士召還糾

察在京刑獄勾當三班院遷翰林學士知制誥權知開
封府韓琦當國京數月不一見琦謂京傲以語富弼弼
使往見之京謂琦曰公爲宰相而從官不妄詣公乃所
以重公豈傲也哉出安撫陝西清城古渭令秦州通唃
氏授木征官以斷西人肘腋遷禮部郎中群牧使館伴
遼使使人爭界河捕魚植柳事不決京以理折之語塞
久之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知太原府夏國
秉常既遣使來又以兵犯塞神宗手詔京具方略多聽

用呂為學士擢知開封府改御史中丞疏六事累數千百言神宗以示王安石曰京疏極謬朕歷與詰難遂服其非若不為人所惑亦可用他日神宗復曰京何如似平穩安石曰京似平穩然燭理不明若鼓以流俗即不能自守神宗曰作中丞恐失職安石曰京在中丞充位耳非能啓廸陛下聰明陛下當於機微之際警策之勿令迷錯神宗曰令作樞密副使如何安石曰欲用之何不可遂拜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神宗欲用吳充參知

政事安石曰充與臣親黨議論顧形迹則害國事乃以
京叅知政事充樞密副使數與安石爭辨上前又薦劉
攽蘓軾為外制神宗不答王韶言秦州曠土幾萬頃可
募人耕以資邊費事下帥司按視李師中等以為纔有
地一頃餘數十畝爾京與文彥博論韶欺罔生事乃遣
韓縝覆視乃言得渭傍荒田四千餘頃議者謂縝取弓
箭手地以為荒田數云時議令祖周官兵車之制令保
甲養馬京不以為然會選人鄭俠上書斥時事且薦京

可相坐交通紬守亳州徙河南府遷資政殿學士知渭州茂州夷人叛徙知成都府蕃部阿丹率夷人寇雞棕關京出兵賊懼請降議者遂欲蕩其巢穴京力請于朝為禁侵掠恤傷殘給稼器餉糧使歸夷人出大豕盟願世為漢藩召知樞密院易通議大夫兼群牧制置使疾甚神宗中夕語左右適夢馮京造朝甚慰乃賜詔曰渴想儀型不忘夢寐病愈造朝神宗首以所夢語之祀明堂恩加正議大夫頃之以觀文殿學士光禄大夫知河

陽改成德軍復知河陽哲宗即位進銀青光禄大夫拜保寧軍節度使知大名府加檢校司空改彰德軍節度使年七十告老徙知陳州過國門辭疾甚遂以為觀文殿學士中太一宫使兼侍讀又告老拜宣徽南院使朝朔望明年春以太子少師致仕後二年卒年七十四車馬臨奠賻䘏有加詔贈司徒謚文簡仍賜神道碑以吉德為額京登第時張堯佐倚外戚欲妻以女使吏卒擁以入其家頃之中人以酒殽至且示以奩具甚厚京固辭

曰老母已議王氏終弗就少嘗薄遊里巷夜為街卒所
繫鄂守王素見而釋之及使關中素方帥渭與之燕犒
歡甚貽以詩曰吞炭難酬當日事積薪深愧後来恩為
御史吕誨所刻且論京所至嗜利西人目為金毛鼠以
其外文采而中實貪畏也嘗薦种諤种診才堪將帥兩
人者咸能以功庸自見鄂倅南宮成厚遇京及京執政
而成已亡遂以郊祀恩官其子嘗過外兄朱适詢其婢
乃同年進士女也京惻然請於适為嫁之所著文集奏

議三十卷子諶訢詡詢

張少保商英傳　　同前

宣和三年十一月壬午觀文殿大學士通奉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宫張商英卒商英字天覺蜀州新津人少警敏强記中治平二年進士第調達州通川縣主簿章惇岀措置溪洞嘉其才歸朝薦之名對進草茅憂國書以光禄丞權檢正中書禮房公事兼編修中書條例熙寕五年加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時神宗勵精政

事商英言陛下即位以来更張數十百事而最大者有三曰免役曰保甲曰市易三者得其人緩之即為利非其人急之即為害陛下與大臣宜安靜休息擇人而行之則太平可以立致會臺劾切盜李則從輕典有詔糾察司鞫治商英言此出大臣私忿願陛下收還主柄自持威福使臺諫為陛下耳目無使為近臣脅遷則天下幸甚神宗為停其獄商英乃言樞密使文彦博副使吳充蔡提黨庇博州親戚失入死罪與縱吏等事彦博等

以商英意附王安石排已俱求去神宗難之降授光禄丞監荆南鹽麴商税就移節度判官改鎮南軍元豐二年復太子中允提舉京西南路常平召除館閣校勘檢正中書刑房兼詳定編修刑房斷例舒亶知諫院商英以婿王為之所業示之亶繳奏以為事涉干請坐監鄂州漢川鎮酒税改荆南江陵縣赤舞市鹽茶税八年以太常丞召哲宗嗣位除開封府推官時朝廷稍更新法之不便民者商英上書謂三年不改於父之道今先帝

陵土未乾奈何議更變乎除河東提點刑獄元祐四年
移河北西路五年改江南西路轉運副使八年徙淮南
路紹聖元年以右正言召遷左司諫言蘇軾論合祭天
地非是乞加罪又言呂大防梁燾范祖禹吴安詩劉唐
老孫升韓川皆坐貶言司馬光文彦博負國呂公著不
當謚正獻時來之邵為子娶蓋氏以蓋漸為蓋氏義男
規其財産商英疏論之之邵出知蔡州二年遷左司郎
中會知開封府王震言商英遣人與蓋漸謀害之邵坐

謫監襄州酒稅改監江寧府稅三年知洪州四年除江淮荆浙等路發運副使入覲除直龍圖閣未幾以太常少卿名未見除進賢殿修撰江淮荆浙等路發運副使入覲除直龍圖閣未幾以太常少卿名未見除集賢殿修撰江淮荆浙等路發運使元符二年召為尚書工部侍郎徽宗即位除中書舍人時大河决除水官非其人商英繳詞頭且言築隄塞河是塞兒口而止啼也宰相因奏覲商英言必能治河宜委之遂除龍圖閣待制河

北路轉運使以言者論列落職知隨州謝表不自引咎降一官建中靖國元年以户部侍郎召改吏部刑部為翰林學士崇寧初除尚書右丞遷左丞時蔡京為相商英在神廟與京同為檢正雅相好及是議多不合乃言京身為輔相志在逢君臺臣以為非所宜言謫知亳州蘄州提舉舒州靈仙觀入元祐黨籍京罷起知鄂州大觀元年京復相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宫散官安置歸州量移峽州復通議大夫提舉成都玉局觀四年蔡京罷

政除商英龍圖閣學士知杭州過闕賜對奏曰神宗修
建法度務以去大害興大利而已今誠一一舉行則盡
紹述之美法若有弊不可不變但不失其意足矣除資
政殿學士中太一宫使尋除中書侍郎拜右僕射時久
旱彗出天心是夕大雨彗不見上喜親書商霖一尺字
賜之商英為相務更蔡京所行事省六路上供錢鈔改
當十錢為當三罷内藏出剩鹽鈔歸之有司天下翕然
推重時内侍楊戩提舉後苑作有勞除節度使商英不

可奏曰祖宗法内侍皆寄資無至團練使者有大勲勞
則别立昭宣宣政宣慶等使以寵之未聞建節鉞也戩
銜之會御史中丞張克公劾商英狠傲弗恭等罪給事
中蔡嶷助之政和元年除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府俄
落職知鄧州再謫汝州團練副使衡州安置太學生有
訟商英寃者上以語京京遂言商英與臣同時遭遇乞
放逐便詔從之商英歸居荆南五年立皇太子赦復通
奉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宫六年上昊天徽號復觀

文殿學士七年手詔商英先帝擢為御史嘗任宰司今明堂嚴配恩逮海宇可特復觀文殿大學士卒年七十九贈少保商英慷慨敢言事然詭譎不常在元祐時獻嘉禾頌以文彦博吕公著比周公上紹聖間乃極言其短嘗作祭司馬光文已乃追論其罪始也排擊有言諸人是力追為相則從而引用之蔡京置之黨籍中其實蹤𨾣豐進也大觀之政矯革時弊天下稱之平生學浮屠法自號無盡居士有文集百卷子茂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下卷十六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下卷十七　　宋杜大珪編

韓侍郎維傳　　　　實録

元符元年六月左朝議大夫致仕韓維卒維字持國頴昌人弱不好弄篤志問學嘗以進士薦禮部父億任執政不就廷試乃以父任守將作監主簿丁外艱服除閉門不仕仁宗患縉紳奔競諭近臣曰恬退守道者旌擢則躁求者自當知耻於是宰相文彥博宋庠等言維好

古嗜學安於靜退乞加甄録以厚風俗召試學士院辭不赴除國子監主簿富弼安撫河東辟維管勾機宜文字歐陽修為史館修撰薦維檢討知太常禮院祫享下禮官集議東嚮位維議以為尊祖之道禮之大者有三於廟則百代不遷於天地之際則為配主至於祫享則位東嚮商以契周以后稷其毀廟之主皆出于太廟之後故其禮順後世太祖之上復有追崇之廟故其禮疑所以論議不一然大抵不過三義一則直推見廟最尊

之祖為先即唐顏真卿韓愈以獻祖居東向之位是也一則以追崇之祖別廟而祭全太祖之尊即漢之太上皇魏之處士晉之府君唐之獻懿是也一則以太祖尚在昭穆虛位以待自魏晉以下迄於隋唐下及本朝故事是也推崇最尊之祖既非始封有功之君親盡則毀於聖人制禮之意殆恐不然別廟而祭者雖為變禮未可遽行於今惟虛東嚮之位以待太祖於禮近可宜如祖宗故事虛東嚮之位便先是溫成皇后立廟用樂維

因祫享上疏乞詔有司議廟制有不如禮者一切裁去以明陛下不私後宫尊奉祖宗之意宰相陳執中薨請謚維立議及上書以謂皇祐之末貴妃張氏薨天子問所以葬祭之禮執中知皇儀始喪非嬪御之禮乃請追冊位號建廟用樂此不忠之大者宜謚曰榮靈以應寵禄光大不勒成名之法朝廷賜謚恭維連疏論列以謂責難於君為恭臣之議執中正以不恭乞罷太常禮院以祕閣校理通判涇州神宗封淮陽郡王出就外邸以

維為王府記室參軍又為仁宗皇帝實錄檢討官繼直集賢院神宗聖性謙虛春禮宮僚遇維尤厚每事諮訪維悉心以對至于拜起進趨之容皆陳其節神宗嘗與維論天下事語及功名維曰聖人功名因事始見不可有功名心神宗拱手稱善誦書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以為聽納之戒維嘗引疾請郡神宗上章乞留將去王府採東平樂善之語為贊以獻慈聖光獻皇后垂簾諭宰相韓琦等曰諸王孝

日聞皆卿等慎擇宮臣所致宜召至中書褒諭時禁中遣使泛至諸臣之家為頴王擇妃維上疏以謂頴王孝友聰明動履法度方嚮經學以觀成德今卜族授室其繫尤重宜歴選勲望之家慎擇淑哲之媛考古納綵問名之義以禮成之不宜苟取華色而已左右史闕執政進擬宋敏求楊繪英宗問除授例執政曰館閣久次及進士高第參用英宗曰第擇人不必專取高科執政以維對遂與宋敏求並除起居注侍邇英講筵是時英宗

方免喪簡默不言維上疏曰邇英閣者陛下燕閒之所也侍於側者皆獻納論思之臣陳於前者非聖人之經則歷代之史也御燕閒則可以留漏刻之永對大臣則可以極咨訪之博論經史則可以窮仁義之道成敗之源今禮制終畢臣下傾耳以聽玉音語曰時然後言陛下之言此其時也臣雖不敏請秉筆以俟京畿陳頳諸郡饑維言賑救之道有所未至朝廷雖空倉廩而死者不可勝數乞擇能吏召見便坐諭以憂勤慇傷之意令

分行州縣卿視流徙遷右正言知制誥賜三品服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駮事同修撰仁宗皇帝實録御史知雜呂誨等論濮安懿王稱親得罪維上疏以謂誨等能審義守職國之忠臣計其用心不過欲陛下盡如先王之法而止爾士大夫貪固寵利厚賞嚴罰猶恐此風不變而復内率邪説貶斥正人自此陛下耳目益壅蔽矣又求對極論其失請追還前詔令百官詳議以盡人情復召呂誨等還任舊職以全政體既而呂誨等降黜

敕命不由門下封駮直送其家維言罷黜御史事關政
體而不使有司預聞紀綱之失無甚於此宜追還誨等
敕命由銀臺司使臣得伸議論以正官法不從遂闔門
待罪乞解銀臺司職任有旨舉臺官二人維上章曰呂
誨范純仁有已試之功願復其職以盡招賢納諫之實
蘓寀除御史知雜維封還詞頭以謂自濮安懿王稱親
逐三御史傅堯俞等復不肯就職今用蘇寀則堯俞等
豈復有可留之理霪雨為害詔求直言言事者衆維請

擇近臣委以章奏事有可行行之又請擇郡守及言近制私罪雖輕常為仕進之累公罪雖大一時被責輒復升進請詔有司議私罪之可恕者稍蠲留礙以通滯才坐公罪之有害者稍加困抑以儆慢吏時英宗初即政維因便殿奏事論人君好惡明見賞罰以示天下使人知所避就則風俗可移又以為聖賢思慮不能全無過差假如陛下誤有處分改之則足以彰納善從諫之美未幾翰林學士范鎮作批答不稱旨出補郡維言鎮誠

有罪自可明正典刑若其所失止在文字當函容以全
近臣體貌陛下前黜錢公輔中外以為太重比連退二
近臣而衆莫知其所謂臣恐自此各懷疑懼莫敢為陛
下盡忠者頼王為皇太子以維兼太子右庶子判尚書
兵部神宗踐祚遷起居舍人維陳三事以獻一曰從權
聽政蓋不得已者唯大事急務時賜裁決餘當凋畧二
曰執政皆兩朝顧命大臣宜推誠加禮每事咨訪以盡
其心三曰百執事各有其職惟當責任使盡其能若王

者代有司行事最為失體其末又曰天下大事不可猝為人君施設自有先後惟加意慎重及注釋滕世子問孟子居喪之禮一篇以獻因推及後世禮文之變以申規諷上嘉納除龍圖閣直學士知貢舉時氣舛逆寒燠不常郡縣多旱蝗維上疏曰陛下嗣位之初日光清潤嘉澤屢降今者天道頓與始初不類竊恐陛下言思視聽之間有所未備惟陛下端靜誠一思維天戒專以百姓困窮為念至繁文無益且宜罷置御史中丞王陶彈

擊宰相韓琦等不押常朝班以為跋扈陶罷御史中丞為翰林學士維言宰相跋扈王法所當誅也御史中丞之言是則宰相安得無罪若其非是則中丞安得止罷臺職而已今為翰林學士是遷也陛下既不能辨明大臣使負惡名有不自安之意又使言者無名罷去疑惑遠方顧廷對群臣使是非兩判参知政事吴奎論王陶遷官封還御批罷知青州維以為奎素有學問敦篤持重可任以事擢参大政衆謂得人今裁數月止因論事

之際少失婉順便加斥逐進退大臣不當如是有旨進

吳奎官一級維曰執政罷免則為降黜今復遷官則為

褒進降黜褒進理難並行此與王陶罷中丞而加翰林

學士何以異賞所以明天下之耳目不可不慎章累上

神宗召奎面諭就職琦等各復其位維援前言力請郡

知潁州未行改汝州召還修撰英宗皇帝實録兼侍講

判司農太常吏部流內銓兼充宗正寺修玉牒官初英

宗即位祔仁宗主而遷僖祖及神宗即位中書奏本朝

自僖宗以上世次不可得知則僖祖有廟與稷契等今毁其廟而藏其主夾室非是因復還僖祖而遷順祖維上疏曰昔先王既有天下迹其基業之所由起奉以為太祖稷契是也後世有天下者皆特起無所因故遂為太祖其所從來久矣太祖皇帝戡定大亂子孫遵業萬世蒙澤為宋太祖無可議者僖宗雖於太祖高祖也然仰迹功業非有所因上尋世系不知所始若以所事稷契事之竊恐於古無考而於今有所未安宜如故便為

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繼除御史中丞充理檢使維以兄絳任樞密副使兼條例司議論所及非一御史中丞於朝廷闕失無所不當言不言則廢公議言之則傷私恩且吕公著論青苗事用此而罷臣代其任自處之地不得無嫌且無以屈士大夫之論又屢面對引義堅切復知開封府始置八廂分決輕刑輦轂清肅時吴充為三司使神宗曰韓維吴充以文學進及任繁劇皆號稱職可謂得人兼翰林侍講學士權判尚書都省還翰林

侍讀學士充羣牧使差考試賢良方正孔文仲對策入
等而文仲罷歸維言陛下毋以文仲為一賤士爾黜之
何損臣恐賢俊由此解體忠良結舌阿諛苟合之人將
窺隙而進為禍不細願改賜處分章五上其言益切堅
請便郡除端明殿學士翰林學士侍讀知襄州移知許
州除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學士知制誥知通進銀臺
司兼門下封駮事入對延和殿時京師旱神宗曰久不
雨朕夙夜焦勞奈何維曰陛下憂憫旱災損膳避殿此

乃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變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願陛下痛自責己下詔廣求直言以開壅蔽大發恩令有所蠲免以和人情後數日又上疏曰近臣曰畿内諸縣督索青苗錢甚急往往鞭撻取足至伐桑為薪以易錢貨旱災之際重罹此苦夫動甲兵危士民匱財用於荒夷之地朝廷處之不疑行之甚鋭至于蠲除租稅寛格逋負以救愁苦之良民則遲遲而不肯發望陛下自奮英斷行之過而養人猶愈于過而殺人也因奏對面

諭神宗感悟有旨根究市易免行利害權住方田編排保甲罷議東西市易命維草詔求直言其畧曰朕之聽納有不得於理歟訟獄非其情歟賦斂失其節歟忠謀讜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歟詔出人情大悅是日乃雨又命與知開封府孫永同體問在京諸役利害事未幾令呂嘉問同行體問又令以問到利害送呂嘉問等維上疏曰陛下待臣乃在呂嘉問之下臣雖不才先帝所命以輔陛下於初潛行年六十未嘗

有一言稍涉阿倚以希巳利未嘗有一言不盡理道以補聖聰今於此小事處置闕防乃不得與新進小臣為比臣復何面目出入禁闈懇求去位優詔答之知熙州王韶赴闕奏事將領景思立敗績韶還任上表待罪奏斬獲首級維草批答曰方其敗時卿適在朝何嫌而上章引咎勉綏新附之衆無以多殺為功讀者悚然維以言多不用求去益堅會兄絳入相援故事乞補外以端明殿學士龍圖閣學士知河陽坐議免役錢不合落端

明殿學士踰年復職徙知許州車駕幸舊邸除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再任而中書舍人曾鞏草制辭稱維純明亮直練達古今先帝所遣以輔朕躬又曰參角之間韓延壽黃霸之迹在焉興禮樂而勸農桑以追參於前烈皆爾素學御批維不知事君之義明俗罔上老不草心非所謂純明亮直姑以藩邸舊恩使守便郡又非可仗以布政宣化今辭命乖戾不中本情傳播四方甚害好惡可送中省改辭行下鞏贖銅十斤維請宮觀乃為

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宫神宗晏駕維赴臨闕庭太皇太后遣使降手詔勞問維對曰治天下之道不必過求高遠止在審識人情而已識人情不難以己之心推人之情則可見矣大凡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困則思息鬱則思通陛下誠能常以利民為本則民富矣常以憂民為心則民樂矣賦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息矣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則鬱塞通矣推此而廣之盡誠心而行之則神孫觀陛下之法不待教而自成聖德賢

士聞陛下之風不煩諭而爭宣忠力矣遂出榜朝堂詔
求直言六事一曰青苗蠲歳賜之法二曰免役除寛剩
之數三曰坊場依祖宗法中歳定額不可添長四曰罷
市易五曰斂保甲六曰禁錢幣出闗起知陳州未行召
赴闕除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宫兼集禧觀公事加大學
士維言先帝以夏國主秉常受朝廷爵命而國母擅行
囚廢故興兵問罪今國母死秉常復位所為恭順有藩
臣禮宜復還其故地以成先帝聖意因陳兵之不可不

息者有三地之不可不棄者有五又言光祿大夫致仕范鎮仁廟朝首倡大議乞擇宗室之賢豫建儲副自此大臣始有論奏一時忠勲皆被寵禄而賞不及鎮乞褒顯其勲朝廷從之元祐元年為門下侍郎詔臣僚不得言先朝事而臺諫欲有所言乞改詔語維於簾前抗議以為帝王詔令傳信四方豈可鐫改御史張舜民以言事罷王巖叟固爭簡上官均問舜民事如何語洩朝廷下巖叟分析維曰朝廷但論其所言是非若所言是則

折簡聚談更相督責乃是相率為善何害於理若所言
不善雖杜門不通問訊各執已見論議非為國事無補
亦恐人情隔也初維與王安石雅相厚善至安石執政
維議國事始多異同至是議欲廢三經義維以為安石
經義宜與先儒之說並行不當廢司馬光與維平生交
俱以耆德進用至臨事未嘗一語附合務為茍同人服
其平時中官梁惟簡除入內內侍省押班范純仁等累
奏未允維於簾前力爭許之其後惟簡遷官蘓轍繳還

詞頭維因面奏論内降且言仁宗寛仁每苦近習貴戚僥求恩澤宣諭執政卿等但依公執奏可以寢罷臣備位執政自可執奏不敢避人怨憎惟簡罷還官二年以資政殿大學士知鄧州改汝州繼除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宫就差知潁昌府累章告老加太子少傅致仕郊恩以諸子封太子少師維自嘉祐以來為名臣神宗知之尤深屢欲大用會王安石用事變更舊法維言多所異及元祐初起為門下侍郎宣仁哲宗眷禮優異維自以

四朝舊臣身任天下之重庶幾行其所知而在位不踰年逐去天下惜之紹聖二年坐姦黨降左朝議大夫致仕再責崇信軍節度副使均州安置諸子乞盡歸其官聽父居里上憐其先朝舊臣特許之元符元年上幸䖍成宮復左朝議大夫卒年八十二子宗儒宗文宗質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下卷十七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下卷十八　宋杜大珪編

蔡忠懷公確傳　實録

元祐八年正月甲申英州别駕新州安置蔡確卒確字持正泉州進江人父黄裳徙陳州確有智數尚氣不護細行少登進士第為邠州司理叅軍陜西轉運使薛向始欲按其臧汚既至見確姿狀秀偉名與語奇之更加延譽丞相韓絳宣撫陜西喜確所造樂語薦其才移太

平州繁昌令改著作佐郎知陜州閿鄉縣事絳又薦於其弟維維知開封府奏為管勾右廂公事後知府劉庠責確廷叅確以為藩鎮辟除掾屬乃有此禮今輦轂下比肩事主雖故事不可用庠不能屈神廟聞而嘉之改充三班院主簿擢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嘗論開封府訟不能决者悉付司獄民寃吏横不可不戒有詔輪推官一員監勘王韶開熙河費用無藝郭逵等奏韶盜貸官錢詔杜純推鞫純以實聞宰相王安石怒却其

奏再遣確鞫於秦州確希意直諂逵純皆坐譴自是安石始親厚確朝廷患官冗其事廢詔補京朝官皆立試法確謂未及使臣則任官之弊未革請下樞密院詳議立法從之奉使契丹還太常丞賜緋衣銀魚除直集賢院開封府界提點諸縣鎮兼提舉常平倉請增徵内保户馬免其歲芻罷錢布之賜熙河措置財利司言熙州糴場十四萬緡管勾熙河文字張維以官錢貸銀十五萬有奇大半不知主名詔確秉傳併劾之除御史知雜

事還右正言知審官院詔定奪渭州運河及黄河濬川把等利害主范子淵而抑熊本本罷知制誥判司農寺遂除確知制誥賜三品服知諫院兼判司農三司使沈括以免役事詣吳充確論括為近臣見朝廷法令有所未便不公言之而陰以異論干執政意王安石罷相大臣於法令或有所更易為朋黨之資耳括坐是出知宣州又劾宣徽使郭逵經制安南逗留不即平賊天章閣待制趙卨失措置芻糧知洪州王韶謝表妄為自潔之

辭歸過於上又論陳繹汚醜朋附不宜居侍從於是達以左衛將軍安置禹降職韶落職知鄂州繹罷知制誥天子意確孤立無黨頗信用之確益以彈擊為已任御史中丞鄧潤甫監察御史上官均方受詔治相州馮言獄有旨遣確詣臺參治獄起皇城卒事多不實潤甫均欲辨理於上前確獨煅煉其事以相州簽書判官陳安民嘗屬大理評事文及甫諭宰相吳充為地安民乃及甫之舅而及甫充婿也潤甫均奏確掠訊過差人悉誣

服潤甫均留身經筵極論其不可確耳目長具得所論曲折即劾二人黨有罪請併逐之確又任殘賊吏日引諸囚如使者慮問狀稱冤者輒苦辱之有人情所不能堪者上初疑濫及無辜遣諫官黃履中使李舜舉審覆囚不知為諂使無敢一辭異者由是潤甫落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兼侍讀出知撫州均責授光祿寺丞知郃武軍光澤縣而確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充理檢使兼直學士院會知江寧府呂嘉問違法營造為使者何

珖按發嘉問之黨在京師摘語消息確言當痛繩以杜
交通漏泄之姦又言諸路常平司舊以轉運司兼領擅
移用司農錢物請提舉鈌官止以提點刑獄官攝事提
舉官稱職有成效者與遷提點刑獄上皆可之河決曹
邨轉運使王居卿建横掃之法決口斷流確為言其功
付都水監著為法太學生虞蕃訟學官確與舒亶治其
獄確遂劾叅知政事元絳為其族孫伯虎私禱學官孫
諤葉唐懿補内舍生諤唐懿坐貶絳罷政知亳州拜確

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確為獄嚴而少恩深文周納以排陷縉紳一掛吏議無有獲平反者人論其為知制誥為御史中丞為叅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之位而代之元豐三年易太中大夫五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時富弼在西京上言蔡確小人不宜在陛下左右上亦悔之哲宗即位遷通議大夫王珪薨代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為神宗皇帝山陵使故事靈駕進發前一夕五使宿於沙幕次確獨不入宿御史劾其不恭猶

以祔廟恩遷正議大夫元祐元年提舉修神宗皇帝實録言官論確姦人之傑欺罔先帝無所不至山陵復土之後不求去位升祔轉官前此無敢受者確獨貪榮受之廉隅不修甚於市井確寖不自安乃連表求避位除觀文殿學士知陳州二年坐竊美威福故縱其弟碩盜用官錢罷死奪職知安州湍歲徙鄧州充西京路安撫使四年復觀文殿學士會知漢陽軍吳處厚奏確昨責安州作車蓋亭詩語涉譏訕詒確具析確自辨數甚悉

而理終屈責授左中散大夫光祿卿分司南京御史中
丞傅堯俞諫議大夫梁燾范祖禹右正言劉安世殿中
侍御史朱光庭交章論確怨謗不道人臣所不忍聞按
確與章惇黃履邢恕在元豐末結為死黨自謂聖主嗣
位皆有定策之功確所以桀驁狠愎無所畏憚若不早
白觧天下之疑恐歲月寖久邪說得行離間兩宫有傷
慈孝於是太皇太后御延和殿宣諭三省樞密院大臣
曰皇帝是神宗長子子承父業其分當然昨神宗服藥

既久曾因宰相入對吾以皇子所書佛經宣示是時衆中唯首相王珪因奏延安郡王當為皇太子餘人無語確有何策立之功若他日復來欺罔上下豈不為朝廷之害遂責確英州别駕新州安置仍給遞馬發遣惇履怨亦皆得罪八年正月六日確卒於貶所年五十七明年改元紹聖章惇為相履怨皆用事追復確觀文殿學士確子渭及其祖母朋挾權臣訟粉昆事將族滅劉摯梁燾王巖叟以償舊怨既窮治無所得而御史中丞黄

履言官來之劭張商英劉拯等論確先朝顧命大臣宜盡
復官爵恩數乃贈確太師謚忠懷賜第一區又追封郕衛
二國公崇寧初蔡京擅政自謂與確同功元年詔確配享
哲宗廟廷擢其子洗太僕寺丞渭開封府判官五年請
御書元豐受遺定策殊勲宰臣蔡確之墓賜其家政和
末京為太師王珪婿鄭居中為宰相議論不相下居中
將除母喪京恐其復位乃收用確子渭使論其父定策
功及元豐末王珪事以沮居中其辭深詆宣仁京為之

助以熒惑上聽未幾謂更名懋拜同知樞密院事贈確清源郡王封其愛妾為郡夫人賜御製確傳立石墓前一門貴震當世今上即位首辨宣仁聖烈皇后誣謗命國史院摭實刊修播告天下確追貶散官安置懋散官安置嶺南凡惇京所與濫恩並行追奪天下咸仰英斷焉有流星出天市候星没箕南赤黄色有尾跡燭地丁亥上御邇英閣名宰相執政暨講讀官講禮記讀寶訓顧臨讀至漢武帝籍隄封為上林苑仁宗曰山澤之利

當與衆共之何此用也丁度對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本於憂勤此蓋祖宗家法爾讀畢宰臣呂大防等進曰祖宗家法甚多自三代以後唯本朝百三十年中外無事蓋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請舉其畧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有時如漢武帝五日一朝長樂宫祖宗以來事母后皆朝夕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之禮本朝必先致恭仁宗以姪事姑之禮見獻穆大長公主此事長之法也上曰今宫中見

行家人禮大防等曰前代宮闈多不肅宮人或與廷臣相見唐入閤圖有昭容位本朝宮禁嚴密内外整肅此治内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預政事常致敗亂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預事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多尚華侈本朝宮殿止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在宮禁出輿入輦祖宗皆步自内庭出御後殿豈乏人力哉亦欲涉歷廣廷稍冐寒暑爾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簡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竊聞陛下昨郊

禮畢具禮服謝太皇太后此尚禮之法也前代多深於

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遠竄唯本朝用法最輕臣下有罪

止於罷黜此寬仁之法也至於虛己納諫不好畋獵不

尚玩好不用玉器飲食不貴異味御厨止用羊肉此皆

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

家法足以為天下上甚然之

章丞相惇傳　　　實録

崇寧四年十一月己未舒州團練副使章惇卒惇字子

厚建州浦城人始生族父得象竒其風骨以為必貴舉進士甲科知商州商洛縣雄武軍節度推官歐陽修薦名試館職改著作佐郎知常州武進縣王安石秉政名編修三司條例除秘書丞集賢校理檢正中書戶房公事察訪荆湖用兵溪洞拓境數百里置沅州南方兵禍自此始入修起居注除右正言知制誥直學士院判軍器監權三司使以知制誥出知湖州荆湖蠻復起擾邉移知荆南府至則事平以親老再請湖州俄改杭州未

至除翰林學士未授命丁父憂服闋判三館祕閣知審官東院遂拜諫議大夫叅知政事踰年出知陳州移定州元豐五年召為門下侍郎哲宗即位知樞密院事宣仁后臨朝用司馬光呂公著更革弊事惇與宰相蔡確不肯引咎去位窺伺得失惇尤詭侮光爭論決法光不能堪蘇轍為諫官上疏論其姦惡惇與確皆逐去惇知汝州提舉杭州洞霄宮哲宗親政名為尚書左僕射惇性忮毒忍於為惡元祐用事臣僚再竄謫至嶺海誣謗

宣仁追貶王珪議殺劉摯皆惇力也哲宗升遐欽聖后
召兩府議所立惇奏立同母弟欽聖后曰皆先帝之子
惇色沮及徽宗上即位遷特進封申國公充哲宗山陵
使至成皐大昇轝陷于濘踰宿而行坐是出知越州未
至責授武昌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再貶雷州司戶叅
軍百姓歌之曰大惇小惇入地無門小惇謂安惇其為
人所嫉如此崇寧元年改舒州團練副使睦州居住二
年徙越州改湖州卒年七十一大觀三年詔復特進申

國公政和三年贈太師追封魏國公子持援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下卷十八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下卷十九　　宋杜大珪編

范直講祖禹傳　　　實録

元符元年十月甲午責授昭州別駕化州安置范祖禹卒祖禹字淳甫成都華陽人父百之太常博士中嘉祐八年進士第授試校書郎知資州龍水縣司馬光辟同編修資治通鑑授承奉郎試大理評事坐考別試所文卷犯仁宗藩邸諱降遠小差遣編修君臣事迹所奏留

遷著作佐郎官制行易宣德郎光得請宫祠居洛詔以其屬自隨七年書成光因上章稱薦除祕書省正字哲宗即位轉承議郎賜五品服上䟽論喪服之制曰先王制禮以君服同於父皆斬衰三年蓋恐為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以此管乎人情也自漢以來不唯人臣無服而人君遂亦不為三年之喪唯國朝自祖宗以來外廷雖用易月之制而宫中實行三年之喪且易月之制前世所以難改者以人君自不為服也今君上之服已如

古典而臣下之禮猶依漢制是以百官有司皆已復其故常容貌衣服無異於行路之人豈人之性如此其薄哉由上不為之制禮也今群臣雖易月而人主實行喪故十二日而小祥期而又小祥二十四日而大祥再期而又大祥夫練祥不可以有二也既以日為之又以月為之此理之無據者也古者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禫二者祭之名也非服之色也今乃為之慘服三日而後禫此禮之不經者也既除服至葬而又服之蓋不可以無

服也祔廟後即吉纔八月耳而遽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也易月之制因襲故事已行之禮不可追也臣愚以為宜令羣臣朝服止如今日而未除衰至期而服之漸除其重者再期而又服之乃釋衰其餘則君服斯服可也至於禫不必為之服唯未純吉以至於祥然後無所不佩則三年之制畧如古矣擢右正言時呂公著為左丞祖禹引嫌力辭改著作佐郎充修神宗皇帝實録檢討官遷著作郎兼侍講上疏太皇太后言今

祥禫將終即吉方始服御器用內外一新奢儉之端皆由此始臣以為珠璣金玉之飾錦繡纂組之工凡可以蕩心悅目者不宜有加於舊增多於前也皇帝方嚮儒術親學問睿質日長聖性未定覩奢則奢覩儉則儉凡所以訓導聖德宜動皆有法不可不慎若崇儉樸以輔養皇帝之德使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淫哇之音非禮不言非禮不動則學問日益聖德日隆此宗社無疆之福也神宗服除故事開樂置宴祖禹又上言君子之

於喪服以為至痛之極不得已而除之若以開樂故特設宴則似除服而慶賀非君子不得已而除之之意也請罷開樂宴唯因事則聽樂庶合先王禮意上從之擢起居舍人辭不拜時以夏暑罷講祖禹又上疏曰當今之務莫如學問之為急陛下今日學與不學係天下他日之治亂臣不敢不盡言也陛下如好學則天下之君子皆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輔助德業而致太平矣陛下如不好學則天下之小人皆動其心欲立於

朝以邪謟事陛下竊取富貴而專權利矣君子之得位欲行其所學也小人之得位將濟其所欲也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君子與小人皆在陛下心之所臣竊為陛下惜此日月願以學為急召試中書舍人又辭不拜遷右諫議大夫兼實録修撰宰臣蔡確得罪分司南京祖禹上言聖人之道不過得中天下之事不可極意一時極意後必有悔夫用刑寧失於寬不可失之於急寧失之於略不可失之於詳自乾興貶丁謂以来不竄

逐大臣六十餘年且丁謂見在相位故朝廷有黨不可不出今確已罷相數年陛下所用多非確黨其有素懷姦心為衆所知者固不逃於聖鑑自餘偏見異論者若皆以為黨確而逐之臣恐刑罰之失中人情之不安也又因登對勸上以辨邪正曰比年以来大臣以兼容小人為寛好惡不明邪正不分所引進者不盡得人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為職而邪正不分豈不負國伏望戒飭大臣各以公心求賢多引鯁正之人以重朝廷無使小

人得位為他日之患諫官言宰相范純仁營救蔡確乞行罷免祖禹上言議者責純仁政事之失固宜罷免當確為相時純仁流落在外不聞受確私恩純仁之進本不由確朝廷有大誅賞亦容大臣各出所見議論難以責其盡同也復除中書舍人又力辭朝廷遣戶部郎中往京西會計轉運司財用出入之數祖禹上言自來諸路每告乏朝廷詳酌應副其餘則責辦於外計且既委轉運使副以一路財計而不信其所言虛實必遣郎官

然後可信是使諸路使者人有不自信之心每遇闕少則倚望朝廷遣官會計愈不自安欲乞自諸路凡有告乏專委轉運司會計保明聞奏如有不實即重行黜責其誰敢妄今諸路經費所以不足者由提刑封樁闕額禁軍請受錢帛斛斗萬數不少此乃戶部轉運司本分財計先帝特令封樁以待邊用今朝廷方務安邊息民則封樁之法宜悉蠲除欲乞自熙寧十年初封樁已來已起發上京及今日已前未起發上京數目盡以賜尚

書戶部諸路轉運司以佐經費疏奏不報時方遣都水監李偉分導大河入孫村口歸故道以解下流之急偉因欲塞宗城決口及移深州之費回大河使歸故道左相呂大防主其議祖禹又上疏極言河無可塞之理士大夫亦以為不可塞者十有八九而偉希合執政敢肆大言欺罔朝廷不博謀於衆即依偉奏水夫欲官興河役猶邊臣欲生邊事監官利於功賞倖給胥吏利於官物得以為姦豪民利於貴售稍草瀕河之民利於聚衆

嘗為凡言回河之利者率此輩非為國家計也既而遷給事中猶力言之及就職又言臣所領工房今河役不息工費漸大臣竊謂功必不可成恐枉費國財民力朝廷卒從其議俄聞禁中覔乳媼事祖禹上疏方勸上進德愛身又上疏勸太皇太后保護上躬言甚切直既而太皇太后命宰臣呂大防諭祖禹以外議皆虗傳耳祖禹復上疏臣所言皇帝進德愛身宜常以為戒太皇太后保護皇帝安身正心久遠之慮亦願因而勿忘今外

議雖虛亦足為先事之戒臣侍經左右而有聞於道路實懷私憂是以不存形迹不知忌諱發於誠心上不敢避妄言之罪凡言事於未然則誠為過慮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雖言無益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因聞虛語以為實戒則四海生靈動植之類永被其福矣實録書成轉一官充國史院修撰改禮部侍郎遂進翰林侍讀學士兼知國史院事又為翰林學士兼侍講充官制所編修官太皇太后登遐上親覽庶

政祖禹上言此乃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亂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消長進退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有敢以姦言惑聖聽者宜明正其罪既而外議洶洶在位者多自引去祖禹力陳治道之要古今成敗與夫小人之情狀反覆激切冀以感動上意章累上不報因請外遂以龍圖閣直學士出知陜州紹聖初言者論祖禹所修實録詆斥先帝又附會司馬光變更熈豐法及妄論乳媪離間兩宮事初提舉

亳州明道宮繼責授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再貶昭州別駕賀州安置移賓州再移化州卒年五十八崇寧間列名黨籍宣和八年追復徽猷閣待制建炎二年追復龍圖閣學士子沖溫

鄒司諫浩傳　同前

政和元年三月宣德郎直龍圖閣鄒浩卒浩字至完常州晉陵人中元豐五年進士第調蕪州吴縣主簿揚州教授雄州防禦推官知安州孝感縣潁昌府教授除太

學博士以言者論列為襄州教授父喪服闋改宣德郎
哲宗召對除右正言時章惇用事皇后孟氏廢浩上疏
曰臣聞禮曰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
而成者也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内
職然則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慎今陛下為天下擇母
而所立賢妃劉氏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國家自有
仁祖故事不可不遵用之爾蓋皇后郭氏與美人尚氏
爭寵致罪仁祖既廢后不旋踵并斥美人所以示公至

立后則不選於妃嬪而選於貴族而立慈聖光獻所以遠嬪也所以為天下萬世法也陛下廢孟氏與廢郭后實無以異然孟氏之罪未嘗付外雜治果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世固不得而知也果不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世亦不得而知也若與賢妃爭寵而致罪則并斥美人以示至公固有仁祖故事存焉若不與賢妃爭寵而致罪則不立妃嬪以遠嬪亦有仁祖故事存焉二者必居一於此不可得而逃也況孟氏罪廢之初天下孰不

疑賢妃必為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又聞陛下
臨朝慨歎以廢后為國家不幸又見宗景有立妾之請
陛下怒其輕亂名分而重賜譴責於是天下始釋然不
疑陛下立后之意在賢妃也今果立之則天下所期陛
下者皆莫信之矣載在史策傳示萬世不免上累聖德
可不惜哉乞賜開納不以一時改命為甚難而以萬世
公議為足畏追停冊禮別選賢族如初詔施行庶幾上
荅天意下慰人心為宗廟社稷無疆之計不勝幸甚惇

等覆奏浩除名勒停新州編管徽宗即位復宣德郎添
監袁州酒稅除右正言遷左正言左司諫起居舍人中
書舍人同修國史遷吏部兵部侍郎乞補外除寶文閣
待制知江寧府改杭州崇寧元年閏六月手詔朕仰唯
哲宗皇帝嚴恭寅畏克勤祗德元符之末是生越王姦
人造言謂非后出比閱臣僚舊疏適見椒房訴章載加
考詳咸有顯證是時兩宮親臨撫視嬪御執事在傍何
緣外人得入宮禁殺母取子實為不根朕為人之弟繼

體承祧詆誣之臣豈可逃罪鄒浩可重行黜責以稱朕
昭顯前人之意於是浩責授衡州别駕永州安置後半
年除名勒停昭州居住崇寧四年移漢陽軍五年復承
奉郎歸常州大觀元年復宣義郎宣德郎直龍圖閣浩
自嶺表還親側凡六年卒年五十二自號道鄉有文集
三十卷初浩除諫省欲終辭母張問其故浩曰有言責
者不可默恐或以是貽親憂母曰兒能報國無愧於公
議則我何憂乎勿辭及兩被竄謫母不易初意人稱其

賢

劉諫議安世傳　同前

宣和七年六月戊午承議郎直龍圖閣劉安世卒安世字器之父航神宗朝為太僕卿國史有傳安世熙寧六年登進士第調洛州司法就辟高陽帥幕父喪服除為河南府左軍巡判官哲宗初劉摯為御史中丞薦之除右正言首論祖宗以來執政大臣親戚子弟未嘗居内外華要之職自王安石秉政以後盡廢累聖之制專用

親黨務快私意二十年間廉耻掃地今廟堂猶習故態太師文彥博司空呂公著左僕射呂大防右僕射范純仁門下侍郎孫固左丞王存右丞胡宗愈堂除子弟親戚凡十人且曰惟中書侍郎劉摯未見所引私親而依違其間雷同循默豈得無罪願出臣章徧示三省俾自此以往勵精更始又論胡宗愈除右丞不協公議臺諫交章已而諫議大夫王覿坐是罷斥中丞孫覺御史楊康國相繼辭去安世與左司諫韓川復申言之尋亦乞

補外時兩省諫官惟安世獨負章二十上宗愈乃罷章惇强買崑山縣民田吳處厚繳進蔡確知安州日詩安世皆極言且謂惇確與黄履邢恕自言聖上嗣統有定策功眩惑中外若不早賜辨正恐歲月寖久邪説得行離間兩宫有傷慈孝乞斥惇等屏之遠方先是御史臺見安世論惇確罪初無一言及王汾迨汾除諫議大夫則全臺上章又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累以復行新法為請安世言常陶皆安石黨安石殘民蠹國向之云亡

人皆相賀汾時無言責乃言上書乞賜惡謚以懲世疾邪之意常等惡傷王氏因汾之除相率醜詆於是常陶與御史趙挺之王彭年同日皆出臺為一空方確之未貶范純仁王存容為申理乞從寛貸及彭汝礪曽肇同為中書舍人皆營救之暨確有分司之命汝礪封還詞頭安世又劾奏之由是純仁與存俱罷汝礪肇亦補外尋除起居舍人兼右司諫還左諫議大夫時有詔權罷講筵安世上疏願為宗社之計清閑之燕頻御經帷以

助聖學哲宗嘉納初鄧溫伯為翰林學士草王珪制有
預定議於禁塗之語及為確制則曰尤嘉定策之功至
是溫伯為承旨安世言溫伯陰受邪說稍絀王珪而溢
美於確確實何力敢貪天功凡六上疏不報請祠除中
書舍人辭不就除集賢殿修撰提舉嵩山崇福宮明年
以寶文閣待制為樞密都承旨時呂惠卿以光祿卿分
司南京安世復應詔言事謂惠卿國之巨蠹四海所疾
宜永投荒裔考之常法猶未應叙不識何名遽復卿列

若惠卿之命遂行則將藉以及確確復用則章惇之徒如蝟毛而起為國家計其得安乎願使中外羣小不能動揺正道紹聖初章惇入相降官落職知南安軍未至提舉洪州玉隆觀尋責少府少監分司南京三年貶新州別駕英州安置時蔡確子渭數上言訟呂大防劉摯及安世等朝廷委翰林學士蔡京等究治京親為奏劄請誅滅摯安世等家族乃移安世枚州既而究治無驗而惇尚乞遣呂升卿董必使嶺外置獄欲盡誅之賴哲宗仁

聖其請不行徽宗即位移衡州尋以濮州團練副使鼎州居住繼復承議郎集英殿修撰知鄆州崇寧元年復待制知真定府潞州二年落職知沂州改提舉西京崇福宮貶信陽軍三年除名勒停峽州羈管五年叙承事郎大觀二年叙宣德郎奉議郎四年復承議郎政和八年提舉南京鴻慶宮宣和六年復直龍圖閣卒年七十八安世少師事司馬光初仕請於光曰願一言終身行之光曰其誠乎吾生平力行之故立朝行已俯仰無愧

安世問其目光曰自不妄語始既擢言路入白其母將以親老辭母告之曰不可以閨門之私辭君命勉之力言當世之務幸而開納利澤足以及物或有非意吾不以遠近誓與汝偕及將南遷母怡然曰兹事固知如此特有遲速耳且戒毋以得喪為意有文集二十卷盡言集十三卷資治通鑑音義十卷子伯英伯廉伯和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下卷十九